

花神山茱萸

□祁云枝

三四十朵小黄花，从一个点飞溅出来。嫩黄的花瓣外翻，露出由四枚雄蕊簇拥的一枚雌蕊。黄色的花柄细细长长，参差伸展，合围成半个圆球，像节日天空里绽放的烟花。

“噗！噗！”花儿在绽开，“噗！噗！”花儿在干杯。密匝匝、挤挨挨的山茱萸花，在尚未展叶的枝头举杯庆贺，觥筹交错。春天，早早派遣山茱萸花拉开了贺春的庆典。

和璀璨“烟花”一起绽开的，是花朵的清香，这香也豪气，丝丝缕缕，爬上我的衣襟，爬满我的头发。视觉和味觉，便都有了早春山林的问候。

璀璨，是定睛一朵山茱萸花序时的感受，待我们真的走进沙窝的山茱萸林海时，感觉到的，只有无边的宁静与清爽。

山茱萸黑褐的虬枝横逸，花朵别致却细小，花儿的金黄被空气稀释，远观宛若黄纱，漂浮在林子上空。片片“黄纱”被染了早春黛色的山腰，和山顶的白云应和，柔和清丽如一幅幅古典的水墨淡彩画。

正是一张静美如画的山茱萸花海图，从我的朋友圈诸多照片里跳脱出来，吸引我和友人专程赶来佛坪，和这里的山茱萸亲切会晤。

不由自主地向一株株山茱萸靠拢，让花朵与自己同框，朵朵金黄的烟花，照亮了眼眸，也照亮了心境。闭上眼睛，感受花香从不同方向袭来，感受它们一遍又一遍地抚摸。这一天，我与山茱萸间有了从未有过的亲密，它也感受到了我的放松，听到了我的呼吸。或许，还听见了我的心跳。

一阵喧天的锣鼓声，把我们引向一场虔诚的祭祀大礼。

长角坝镇沙窝村的山茱萸园里，此刻，正举行一年一度的传统非遗活动：祭祀山茱萸。礼有五经，莫重于祭，是以事神祈福。在佛坪人的心目中，山茱萸，就是他们的花神、树神。

山茱萸虽不是为观花而生，但它们站立在田间地头的风姿，慰藉了当地百姓；被蜜蜂采撷的甜蜜，也滋润了淳朴悠长的山中岁月。似乎可以这样说：金花如绣，灿若烟霞的十万亩山茱萸，让当地百姓享受到了“美丽经济”的红利。

太阳挂在树梢，早春的阳光闪烁着温暖迷离的色调。欢喜的锣鼓，叮咚在山茱萸林间小路上，撞倒了一串串鸟鸣。古装男女扮演的日、月、风、雨、雷、电等诸神，列队绕树游走，关照物候。视、听、光、影合力，拉开了祭祀的序幕。

悠扬的琴声裹挟着山茱萸的香气，飘荡在空气里，一群婀娜的茱萸花仙子开始了轻歌曼舞，林子里仙气飘飘。舞罢，在摆有祭品的香案前，主持祭祀的老者行礼后宣读祭文，用佛坪方言对山茱萸献上感恩。我听懂了大意。最后，他祈祷脚下的土地，从此风调、雨顺、年丰。

说山茱萸花海是一幅水墨画，不过是我站在一个游客的角度来度量 and 抒情的。在靠山吃山的庄户人眼里，房前屋后，山头坡脑上的树树黄花，是山里人的一季庄稼，是一年的收成，是他们的粮仓和钱袋，和关中农人眼里金黄的麦穗、黄澄澄的玉米，一模一样。

山茱萸给予这片土地的恩泽，委实由来已久。佛坪自然保护区的专家，也是作家的曹庆，站在一株高大的山茱萸树旁，为我们娓娓讲述了山茱萸和这片土地鲜为人知的渊源，她曾经参与了佛坪野生山茱萸的调查和科考。

2006年，科研人员在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始森林深处，首次发现了大面积野生山茱萸群落。由于发现地处于保护区的核心区，以往的野外监测很难抵达，所以，那片古老的山茱萸林海，一直藏在“深闺”人未知。曹老师他们是在调查大熊猫产仔育幼的洞穴时，发现了这个宝藏。

在新店子河的罗圈湾、早阳坪和西河的夹湾以及大湾，居然默默地生长着五百多株山茱萸群落。这些古老的山茱萸，分为四处集中连片分布，每处均有上百株胸径60多厘米，树高20多米的大树穿插其中，树龄估计在1000岁以上。这真让人惊喜！这也是我所知道的，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山茱萸群落。

这些古老的山茱萸群落，坐实了《名医别录》里关于“山茱萸生汉中山谷”的记载，为山茱萸的药理和药理学研究奠定了科学依据，也为进一步改良山茱萸的栽培品种，提供了保障。

想想看，现代作物都是经过人工改良的品种，一旦需求发生改变，或者气候发生改变，或者爆发病虫害，而那时，如果没有了野生原种救急，庄稼很可能就颗粒无收。

大山深处这群珍稀的野生山茱萸原种，拥有造福于人类的潜质，是山茱萸育种业的保障和希望，因此无比珍贵。

徜徉在山茱萸花海里，友人情不自禁地吟出王维那首人人都耳熟能详的茱萸诗。

恍惚间，一位翩翩少年顾长的身影缓缓而来，着布衣青衫，佩戴一束红果，从我身旁飘过。只一眼，我便被他孤独的眼神击中。他，是来京城长安谋取功名的王维，时年17岁，家住华山之东、黄河岸边的蒲州，对一个前来赶考的少年而言，繁华的长安城，只是他举目无亲的异乡。在王维的记忆里，那一年的自己，就是漂在京城里的一叶浮萍。

一晃，到了九九重阳节。王维忆起在家乡的时候，每逢重阳节，朋友们都要佩戴茱萸，相约去爬高高的山峰，而今年，爬山的朋友们里里单单少了自己。怅惘中，王维登上京城的高处，遥望家乡，写下了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”的千古名句。

这首流传久远，混合着淡淡乡愁的小诗，让无数人记住了一种植物的名字：茱萸。

“只是，这首诗里的茱萸，是吴茱萸，而非眼前的山茱萸哦。”我向好友竖起了大拇指，赞她触景生情，诗意阑珊，却也不失时机地给她科普了一种芳香植物：吴茱萸。

何以说它是吴茱萸？有诗有史为证。

来路身京城大诗人的王维，晚年在自己的蓝田辋川庄园里，种植了大片茱萸，取名“茱萸泚”。一位经常和王维唱和的诗人裴迪，在深秋游览庄园后，写道：“飘香乱椒桂，布叶间檀栳。云日虽回照，森沉犹自寒。”诗中，茱萸“飘香”，且气味足以与花椒和肉桂混淆。可见，王维庄园里的茱萸，只能是以气味著称的芸香科植物吴茱萸，而非闻起来几乎没有味道的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。我们常见的气味浓烈的花椒、橘子、柑橙、佛手、柠檬等，均来自芸香科。

再听析这句史籍：“俗尚九月九日谓上九，茱萸气烈，熟色赤，可折其房以插头，云辟恶气而御初寒。”注意，这里的关键词是“气烈”，同为成熟时果皮变红，只有吴茱萸气味浓烈，沾手后久久不散。你也知道，能够辟邪除虫的植物，像艾蒿、菖蒲、藿香、佩兰等等，均能散发出辛香浓烈的气味。

西安植物园老区，之前也有两株吴茱萸。秋天里，吴茱萸果实成熟后，会散发出难以用语言准确描述的气息，那果子气味冲鼻，甚至有点辛辣。

分布在秦岭以南的芸香科植物吴茱萸，秋季的果实，由众多红色的小果围合成一个大型果序，顶在枝头，招摇而醒目。小果子在干燥后果皮会开裂，形如花椒。最重要的，这红果可以散发出浓烈的气味。正因如此，入药为“吴萸”的吴茱萸，被用作苦味健胃剂和镇痛剂，还被用做驱蛔虫的药。

吴茱萸浓烈的气味，在古人看来，自带“驱邪避祸”之功效：“悬茱萸于屋内，鬼畏不入也”“井上宜种茱萸，茱萸叶落水井中，有此水者无瘟病”“舍东种白杨、茱萸二根，增年益寿，除患害也”……所以，古人佩戴茱萸香袋、头上插茱萸避祸去邪，与人们端午节在门上悬挂艾蒿、菖蒲一样，都是利用花草强烈的气味，来驱瘴辟邪的。

“嗯，这样说来，重阳节古人佩戴在身上的茱萸，真的只能是吴茱萸。”好友听罢连连点头，若有所思。

一阵婉转的鸟鸣，让她的注意力再次回到了眼前的山茱萸上。阳光在枝条间穿梭，有意无意的风，像个调皮的孩子，总想翻看每朵花的秘密。

山茱萸虽未进入王维的诗句，却不乏治病救人，安神保健的本领。

当时光的长河流入秋天，山茱萸花便藏在弧形叶脉的绿叶下，变成一粒粒红色的“珍珠”。这光鲜亮丽的果肉，其实是一味平补阴阳的中药，庄户人叫它“药枣”，果肉晒干后，就成了枣皮。

山茱萸一名，最早出现于《神农本草经》里，传说战国时期赵王患有颈椎病，发作起来颈痛难忍。一位姓朱的御医用一味中药煎汤给赵王喝，困扰赵王的病痛很快被解除。赵王问朱御医用了什么灵丹妙药，答曰：山茱萸。朱御医接着说，如若坚持服用该药，不单可治好颈椎病，还可安神健脑、清热明目。赵王听后大喜，遂坚持服用，效果果然如朱御医所言。于是，赵王命国人广种山茱萸。为表彰朱御医，遂将山茱萸更名为“山朱萸”。后来，山朱萸谐音为山茱萸流传下来。

一座座安静的房子，像一朵朵山茱萸花，生长在椒溪河畔。我们也像几只小小的蜜蜂，嘤嘤嗡嗡地穿行在一个个民居间，停驻在他们晾晒在院子里的枣皮、果核、腊肉和野菜前，讨论并感受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亲密关系。

一位翻晒枣皮的大娘说，熬粥时，加一把枣皮，便可改善家中老人眩晕、耳鸣还有腰腿酸痛。回家后我查阅了资料，发现历代名医中，用枣皮最为得心应手的人，当属河北籍名医张锡纯。他说，救脱之药，当以萸肉为第一。无论上脱、下脱、阴脱、阳脱，奄奄一息，危在目前者，急煎山萸肉90克服之，其脱即止。张锡纯还开辟了山茱萸的其他疗法，诸如用萸肉止腹痛、疗心悸、治虚痹腿痛等等。

看这山茱萸的果实，不仅滋补庄户人的生活，还滋补了他们的身体。有了山茱萸花的金黄，果的绯红，庄户人平淡的日子，便有了色彩，有了憧憬，有了富足和安然。

脚踏青山，头顶白云，山茱萸含露的花朵，也含住了春光。

梅特林克说，植物为了实现自己的生存策略，常常诱导人类去做一些事情。想必，欣然绽放的山茱萸也是心满意足的，它用花果诱使人类帮自己立定，在肥沃的平地 and 一面面山坡上扎下根来，生存繁育；用滋补健体的果实，鼓励人类开荒种植，帮自己扩大生存疆域。

人与植物相处，一不小心，也会被植物利用呢。好在，在种植山茱萸这件事上，利用和被利用者都皆大欢喜。

很多时候，人与植物是可以各得其所，各取所需的。正因如此，山茱萸才会在愉悦的光芒里，竭力开花结果，并竭力把这种愉悦传递：蜜蜂嗡嗡在花朵上空，庄户人采摘山茱萸红果时，内心溢满了蜜。

风挟着金黄的花香入怀，我感觉山茱萸的亮堂与光彩，全都被我装进了心里。

向父亲请假

□高明昌

父亲前几年住院，检查的结果是得了大疾。我们陪着父亲跑了不少大医院，医生对我们做子女的直言不讳，这个病啊，最坏3个月，最好6个月。医生又鼓励父亲说，老先生，要多吃、多睡觉，也要多运动。

生命的终结可以预见到月年的时间，生命就是天数与小时，就是滴答的分钟与秒数。生命可数了，可数的日子是可数的过法。父亲回到家，开启了生命旅程的最后模式。按时吃饭、吃药、走路、睡觉。

父亲不可以吃任何油腻的东西了，这是医嘱。我想这件事情我来做。父亲为他的子女烧了大半生的饭，现在轮到子女为他做了。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，中午有空就回家，傍晚是无条件回家。

有一天中午，我回家，照例掀开桌上的饭食罩盖，看到父亲自己烧了些菜。满满的一大碗，里面有芹菜、荠菜、蓬蒿菜，分辨不出什么是主菜。绿色的菜叶已经焦黄。舀一汤匙吃，过咸了。荤菜是昨晚吃剩的清蒸鱼头，还有几片番薯、几根红萝卜，色泽暗淡，都是冷的。

我的心揪紧了。我一个星期中午去父亲家二三次，也叮嘱大妹、二妹中午抽时间去看望一下。我想把我的歉疚放在傍晚补回，所以我每晚回家做父亲的饭菜。下午4点还不到，我就和母亲讨论父亲的吃菜问题。5点30分后，三个姊妹全来了，我们的孩子们也隔三岔五地来看看，所以，几乎所有的晚上总是有一桌人吃饭。

一桌人，一桌菜。我上灶，母亲打下手，两个小时完成任务，我们将饭食端到八仙桌上时，我们就喊父亲来吃饭，父亲就会颤巍巍地走过来。

父亲大概感觉到了这是一种幸福。母亲说，平日下午2点后，父亲就像没头苍蝇一样东兜西溜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忙什么，面孔一直板着。问他是不是要儿子来，父亲装作没听见。

我知道了，父亲现在是心口不

一了。他的心底是希望我天天去的，只是不明说。

那晚饭后，我对父亲说：“你放心，如果不来，我会向你请假的。”

请假？父亲嘿嘿一笑：“不用。”其实还是假客气。

“需要的。”我对他说，原则上我不会请假的。

父亲听懂了，脸上就开了一朵花，手挥舞起拐杖走了，留下一个移动的背影。

一段时间过后，父亲恢复了许多，拐杖不用了，声音响了。我们叮嘱父亲，喊话轻点，喊话是用力气的，力气也要省着用。父亲不听，照样拔挺喉咙，声如洪钟，就是叮嘱孙辈们不要和狗玩耍，也是声音洪亮的。

我后来真的请假了，要去浙江采风。我决定去，前一天晚上郑重其事地对父亲说：“爸爸，明晚我请假。”

父亲其实都知道了，说：“去吧，重要的，你姊妹们都在。”

我去了。第二天下午回上海后直奔父亲身边，父亲一脸惊异：“快的，快的！”

我计算了一下，从父亲生病到父亲远去天国，我向父亲一共请了三四次假。我感觉每一次请假都有点孩子的游戏成分，这种游戏快乐无限，父亲像是做了领导、当了首长，大手一挥：“去吧！”那声音洪亮而坚定。我回来后跑到他面前去销假，父亲满脸喜气，因为我说话算话了。

然而，饭食是留不住父亲的，6个月多12天，父亲还是走了，留下母亲一人。

我最小的妹妹从镇上搬回来与母亲一起住了，大妹和二妹依旧与往常一样，经常性地到老家报到，全家人都在一起，人多就热闹，热闹就能忘却苦恼，但自然生出个吃饭问题。

母亲说，你父亲许多事情没有做好，但有几件事情做得很好，所有的早饭，他烧到烧不动为止。现在呢，我也像父亲在的时候一样，每个傍晚去母亲那里，与母亲一起捡菜，说小时候的事情，偶尔也一起回忆父亲。我烧饭时，母亲拼命想在灶膛里烧火，有时我拒绝她，她就到菜园里去劳动；有时我同意，她就蹲在灶膛边烧火。连续高温那几天，母亲还要烧火。母亲知道热，但她情愿自己热也不愿意我热。

有时中午我回去，看到母亲只吃沙琪玛或者吃一碗面条。我想：一幢楼，一个人，一个人烧、一个人吃，不凄楚也孤独。突然想起王杰的歌《我》，其中“自己说给自己听”“自己带自己回家”的歌词又响在耳边，情景很相似。我对自己说，这晚饭，不应该让母亲一个人吃。

现在，到了下午3点半，妻子总是对我说：“你可以回家了，出身汗去。”她是鼓励我去母亲那里烧饭。是的，在自己家里烧饭出一身汗，到母亲那里烧饭也是出一身汗，但总感觉这出汗的滋味是不一

敬父亲（外一首）

□春草

柴院蓝屋盈难炊，粗茶淡饭倍觉甜。
黄灯穹背几教闻，训诫耕读泪洒面。
数语古今沧桑事，昭垂示子记耳边。
少言勤勉当不悔，为父方知爱是山。

端午抒怀

雨后觉凉意，哪知端午时。
注闻烟袅袅，街巷粽香弥。
荷艳照清水，鹈鸣老树枝。
汨江舟竞荡，事古人几知？

样的，不一样在哪里？我想，这汗，近阶段是出对了地方。

其实，让我动情的是晚上吃饭的排场：桌子被搬到场地风口，饭菜全部端上四仙桌，我喊：“吃饭啦！”母亲坐下后，我们围着母亲开始盛饭，有说有笑。小妹妹说，我们小时候也是到场地里吃的。

场地里吃饭的感觉是爽气，但我有事的时候就会漏掉一起吃饭的机会。漏掉前，我要对母亲说实话：“妈，明晚，我要向您请个假。”

母亲一笑，回答说：“嗯嗯嗯。”她那语气，很像父亲。

太平峪瀑布群

□罗锦高

“五一”节后的周末，我应朋友之约去太平峪。这天正逢中小雨，沿途撑伞穿行，雨密不减众人游兴，想必是逢“五一”小长假时间宽松吧。为了让人对黄羊坝景区瀑布群有个整体感，笔者先由下而上略述于下：三幽潭、念珠潭、钟潭瀑、龙口瀑、日月潭、孔雀开屏瀑、雪风槽、烟霞瀑、仙鹤桥瀑，终至最高的彩虹瀑。

三幽潭为三个大小不一的水潭相连，加之森林密布，潭水清幽，互不喧嚷，故称三幽潭。再经念珠潭、鸟语林之后，就见第一道瀑布叫钟潭瀑的，瀑壁斜卧长约10米，瀑流湍急但不慌乱，喧哗贯耳却不惊心，可能在平时，瀑流冲潭之声犹如洪钟，由此叫钟潭。入潭后清流舒缓，呈扇面张开，朝堤坝漾去。水泥围栏的平台，任游人选景照相，背对素白如练的瀑布，摄取的是泉欢人笑的景象。沿着湿滑的石阶往上走，途经清泉留影、龙门吊桥，原始石窟等景点，再过石拱桥，就已到龙口瀑布。“龙口”实为一道石峡出口，并不像龙头龙口，不过它喷射的山泉形成粗壮一束凌空而下。

我们绕着石阶山路，穿林过涧，再经过日月潭、二龙戏珠潭，就已到孔雀开屏景点。此处孔雀开屏指的是石壁纹络，还是瀑布？两者虽不处在同一位置，却都具有孔雀开屏形状。我以为瀑布形似孔雀开屏更具

灵动，只见斜凹的石槽聚着一股急流，猛灌右壁石坑，石坑反喷激烈，抛流石壁形成孔雀开屏后受惊猛然收之势。紧接着雷风槽瀑布震耳欲聋，瀑流从石槽中轰然坠下，激起如烟鸣虎吼之声。继续前行，很快到了烟霞瀑布。这道瀑流处在山谷林阴之中，其特点是瀑口岩石凸出来，下面瀑壁凹进去，瀑流一出口就当空直线抛下，落入水潭，笔立的乔木，丛生的灌木，掩盖不住瀑潭的宁静。雨时则烟雾缭绕，天晴则霞光落潭。那静中有瀑流的喧闹，喧闹中有碧潭的宁静。

我们沉浸在美景中，不觉雨敲伞顶，冷风袭来，但不减大家的游兴。再走一段山路，已到仙鹤桥瀑布。左岸立一亭子叫仙鹤亭，中间架一便桥通过对岸。桥以南为水面较大的水潭，不用说是仙鹤潭了。潭南山沟崖壁急匆匆蹬成三叠两潭瀑，冲下水潭。偶一看，瀑中二段折叠处大开了两个鼻孔相连的石洞，一叠瀑钻出底层石洞喷涌而出，落入仙鹤潭。瀑中那叠加的连环石洞，上洞仰天吼，下洞俯潭流，再下是个石窝，犹如祖孙三代相依，无疑是被山泉水经过数千万年冲击穿凿而成的杰作。石洞上端石壁成半圆的凹槽，明显是水流最初穿凿的河床，但每一代相隔几千万年。这鼻孔一般相连的三叠瀑，是太平峪最具个性标志性瀑布，让我们看

到了漫长岁月和山泉长流的痕迹，正如一位哲人所说：时间是最柔软但又是最坚硬的，它可以穿透一切。

我们沿着攀岩过壁的栈道，陡然翻上山梁，再没人丛林，转而越过溪涧，绕来绕去穿越一里多路，就到达最高景点的彩虹瀑布，与仙鹤瀑可谓太平峪瀑布群中的代表作。彩虹瀑布有160余米，是瀑群中落差最高的，堪称“疑是银河落九天”，只见瀑流从高空石壁凹口急剧抛落，飞花溅玉，哗然喧谷，蔚为壮观。潭边游人无论站在哪个位置都须仰头看，周身嘤嘤扬风吹衣，还要承受冷雾弥漫的洗礼。可能是由于崖高瀑大，曾有彩虹跨山越涧幸临于此，故称彩虹瀑布。试想，彩虹斑斓潇潇山雨，奔着瀑流的邀请，在这峡谷飞瀑间驻足一会儿，无异于天上人间的美景悄然在此相会，若那一群游客幸逢此景，不啻进入仙界。无怪乎唐太宗李世民在此开辟避暑消夏的皇家园林，当年的殿阁楼台虽已远去，但山水的魅力依旧。

我在西安东郊工作生活了三十多年，未曾知晓太平峪有那么集中又流量充沛的瀑布群，当一日游，大饱眼福。回到家意犹未尽，再翻看欣赏《秦岭终南山》摄影画册，山水好，风景佳的太平峪，实际上春夏秋冬都有看不够的美景，只要你有好心情强体力，随时都可以去欣赏她的美。

